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兩京嵩山崇福宮莊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仟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二

起開逢君難盡旃蒙作
十月九一年有奇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中

同光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李

審奏也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

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將

兵救幽州陝失再翻監古

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

首座相公萬機事繁居第且遠復扶又翻豆盧革時

座相租庸簿書多留滯宜更圖之請改用人為租庸

之也更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今俗謂

工衡翻便錢言借貸以使用也謙以手書示崇韜崇韜微以

諷革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上曰然則

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久典金穀自帝得魏博孔謙

若遽委大任恐不叶物望請復用張憲帝即命召之

謙彌失望謙自去年四月帝即位之初岐王聞帝

入洛內不自安聞帝自大梁入洛遣其子行軍司馬

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嚴入貢李繼嚴以鳳翔行始

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者舊與太祖比肩前朝謂唐

帝即位追尊考晉王克用曰武皇帝特加優禮每賜

廟號太祖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下同

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嚴中書令遣還職魚

還從宣翻又如字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

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唐末誅

有逃逸者散投外鎮及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

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內諸

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唐昭宗天復三年誅

司使時所有者尤使而已至梁有客省使改小馬坊使為天驥使飛龍使莊宅使儀鸞使文思使五坊使

如京使尚食使改御食使為司膳使洛苑使教坊使
 東上閣門使西上閣門使內園栽接使弓箭庫使大
 內皇牆使武備庫使引進使左藏庫使開廩使官苑
 使翰林使大和庫使豐德庫使乾文院使後唐雖不
 用梁制而復唐之舊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
 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
 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為
 諸藩鎮乘變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寧節
 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成瓦橋李繼曠見唐
 甲兵之盛歸語岐王語牛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
 臣之禮優詔不許孔謙惡張憲之來時自魏召張
 使憲方正故謙惡言於豆盧革曰錢穀細事一以廷吏
 其來惡為路翻

可辨耳魏都根本之地顧不重乎興唐尹王正言操

守有餘智力不足必不得已使之居朝廷衆人輔之

猶愈於專委方面也革為之言於宗韜為于宗韜乃

奏留張憲於東京甲寅以正言為租庸使正言昏懦

謙利其易制故也易以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

州新州陷見二百六十九戊午敕鹽鐵度支戶部

三司並隸租庸使租庸使之上遣皇弟存渥皇子

繼安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

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帝即位尊曾祖執宜

國昌廟號獻祖陵曰長寧克用廟號太祖陵曰建極
 三陵皆在代州鴈門縣親廟在晉陽太妃之不來夫

豈專陵廟之為其心固有所見也且其辭
義其正為太后太妃俱以憂邑成疾張本
太后至庚

申上出迎於河陽辛酉從太后入洛陽 二月己巳

朔上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斂力九赦文

所蠲者謙復徵之獨主淵翻除自是每有詔令人皆

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唯

季翻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郭崇韜為樞密

德節樞密使天下事無所不關侍中使加侍中領成

三省長官又領節鎮故言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

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

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

家藏之私室耳為于偽翻郭崇韜受饋遺未足以安

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

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勞力到翻州縣上供者

入外府充經費使居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

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

司辦郊祀之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

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助有司上默然

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積子賜翻可令租庸輦取

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李

翰父嗣昭從晉王克用起於晉陽故軍士皆不滿望

私第在焉繼韜以反誅其家貲沒官軍士皆不滿望

始怨恨有離心矣為後諸軍河中節度使李繼麟

離叛張本

請權安邑解縣鹽每季輸省課每三月一輸鹽課於

買己卯以繼麟充制置兩池權鹽使辛巳進岐王

爵為秦王考異曰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

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辛巳制秦

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

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通鑑考異正本在此仍不名

二年正月岐王上表稱臣之下今移實於此仍不名

不拜 郭崇韜知李紹宏怏怏乃置內甸使掌甸三

同財賦以紹宏為之冀弭其意而紹宏終不悅李紹

郭崇韜見上卷徒使州縣增移報之煩按薛史云同

元年句音絢徒使州縣增移報之煩光元年十一月

月以李紹宏兼內甸九天錢穀簿書悉委裁遣

自是州縣供帳煩費議者非之與此有歲月之差崇

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為己任權侔人主旦

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發倖僥亦多所摧抑

變卑義翻又必計翻僥堅堯翻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

欲制之不能貫翻烏且盧韋公嘗問之曰汾陽王本

太原人徙華陰說讀曰公山豈為問豈其枝派邪

崇韜因曰遭亂工失譜謀嘗問志人言上距汾陽四

世耳譜傳古翻籍錄也謀徒臨也漢郊祀歌披圖按

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從才崇韜以是以膏梁自處多

甄別流品別彼列翻引拔淳華鄙弃勳舊有求官者

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為名

流所唾唾丑之由是變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

宗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

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諂之不已宗韜鬱

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

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為皇后

先悉薦翻而有正妃韓夫人在歐史曰此韓夫人韓曰此其宗正室曰衛國夫

人伊氏次魏國夫人劉氏太后素惡劉夫人建以豐所得內之太

后宮教以吹笙歌舞莊宗悅之太后以賜宗韜亦屢

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宗韜曰內觀公若請以

劉夫人為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宦輩不

能為患矣宗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壽劉夫人且

正位中宮矣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是求自全

乃所以自取也殺皇后生於燕微既貴專務

多財其在魏州新蘇果茹皆販鬻之採木為薪採草

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

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施式

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敕交行於藩鎮奉之如

一婦言與王言並行自古亂詔燕州刺史朱勅凌

索水通漕運水經注車關水出于山瀉注曲謂之石

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

郭崇韜
請立劉后

大正丁卯

卷之五十二

七

李勣

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直諫曰君臣沈湎不

憂國政沈持臣恐啓北敵之謀北敵謂不聽 乙巳

鎮州言契丹將犯塞此據謀報而上言也詔橫海節度使李紹

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

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

州人也越悉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

王 李存審自以身為諸將之首李存審時為蕃漢

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益甚李存審自滄徙屢表

求入覲鄭崇韜抑而不許存審疾亟表乞生覲龍顏

乃許之初帝嘗與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

不盡其技存賢本許州王賢少為軍卒善用鉞

帝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奉詔僅仆帝而止

及許存審入覲帝以存賢為盧龍行軍司馬旬日除

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以手搏而得大藩

矣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新城縣屬涿州唐大

置幽州六十里勲臣畏伶官之譏皆不自安

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自唐末喪亂喪息搢紳之家或以告赤鬻於族姻亦

作勅鬻於族姻則既非矣安知遂亂昭穆昭上至有

後世有鬻於非其族類者乎鬻叔拜甥姪者言其拜其姪也選人偽濫者眾郭崇韜

鬻叔拜甥姪者言其拜其姪也選人偽濫者眾郭崇韜

欽華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銓司吏部也選須時

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凡郊祀預執事者注官者纔

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刀翻

或餒死逆旅唐室諸陵先為溫韜所發溫韜不能正

見上卷庚申以工部郎中李途為長安按視諸陵使

皇子繼及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夏四月已

巳朔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唐諸

號比自有孝字蓋因唐制也帝遣客省使李巖使于蜀巖

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

皆無勤王之舉王宗儻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

從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

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時

掌翻糗去又翻治直之翻艦戶蜀主乃以光葆為梓

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後蜀置武德軍於梓州乙亥加楚

王殷兼尚書令庚辰賜前保義留後霍彥威姓名

李紹真唐既滅梁改陝州鎮國軍為保義軍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遣

奏以其子繼繼權知鳳翔軍府事初安義牙將楊

立有寵於李繼霸李繼霸之求也襲也繼霸誅卷上

年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三千戍涿州立謂其眾

曰前此路兵未嘗戍邊晉與梁兵爭路兵未今朝廷

安義將楊
主作亂

驅我輩投之絕塞蓋不欲置之潞州耳與其暴骨沙

場不若據城自守人謂沙漠之地為沙場豈隊州之

地乎場立以此言怒路兵耳事成富貴不成為羣盜耳因聚謀攻

子城東門焚掠市肆節度副使李繼珂監軍張弘祚

弃城走立自稱留後遣將士表求旌節詔以天平節

度使李嗣源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李紹崇為部署

部署之官始見于通鑑本在招討使之任使張廷蘊為馬步都指揮使以討之

使以賤估償絲估音古賈也以錢貸民而下其後有都部署遂為專任主帥之任孔謙貸民錢

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為

租庸使舉債誅斂結怨于人斂力陛下革故鼎新為

人除害易雜卦曰革去故也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

趙巖復生也復扶今春霜害稼爾絲其簿但輸正稅

猶懼流移况益以稱貸稱舉也人何以堪臣惟事天

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省牒謂租庸使所

願早降明命帝不報漢主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

上與漢之汀漳二州皆境閩人擊之漢主敗走初胡柳

之役現二百七十年梁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

之帝思周匝而不思周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入

見上卷上年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

見賢遍翻

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德源之力也

內園裁接使猶唐之內園使也宋白曰裁接使貞元中已有之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園裁接使國朝止各內

使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

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

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

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

匝矣使吾暫見此三人三人謂周匝陳俊儲德源也

踐言矣可公言雖正當為我屈意行之為于五月壬

寅以後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憲州本樓煩

龍紀元年晉莊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

克用表置憲州

不憤歎宜其辭

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

為諸道僭竊者尚多當是時諸道奉貢者有所不論

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

乏者多此正時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部羨餘羨餘更

加頒賚又河南諸軍背梁之精銳恐被竊之國潛以

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一旦寬徭薄賦以

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

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戊申蜀主遣李嚴還

李嚴四月入蜀至是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

日實錄七月戊午蜀遣歐陽彬朝貢十月癸巳遣客

省使李嚴充蜀川回信使八月戊辰嚴自西川回蜀

書四月己巳朔唐使李嚴來聘五月戊申遣嚴歸本

存勗以李嚴之言為然而不悟已之甚于王衍惟起伐蜀之念而不知劉知遠已螳螂視已矣

國十一月已未朔遣彬為唐國通好使按錦里舊傳是歲遣歐陽彬通聘洛京莊宗遣李嚴來修好笏記云豈謂大蜀皇帝特遣蘇張之上來追唐蜀之使也或者歐陽彬之前蜀已有入洛之使乎若如實錄年月則李嚴以二年十月奉使至三年八月方歸何留之義乎十國紀年蜀史又云九月已亥唐帝遣李彥稠來使十一月辛丑遣彥稠東還又八月以後遣王宗鐸等戍利州以備東師似用宋光葆之言十一月以後以唐國通好召諸軍還似因彥稠來而罷之今並從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粗讀曰麤自盛唐以來蜀貢賦歲至京師此法乃工行之法也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之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騃語影

願翻昵足質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

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厭於監翻君臣上

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犬豕一臨瓦解土崩可

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為然為成四帝以潞州叛故

庚戌詔天下州鎮無得修城濬隄悉毀防城之具防毀

城之具憲天下將卒有憑城而拒命者耳然趙在禮

攻魏而魏不能守趙在禮據魏而攻不能拔而帝由

是亦死於亂兵防患壬子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

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平于幽州李存審受宣武

也州存審出於寒微常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鄉

里少詩照翻存審陳州宛四十年間位極將相節度

丘人從李罕之歸晉王

余子

使同平章事也其間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鏃者凡

百餘因授以所出鏃命藏之曰爾曹生於膏梁當知

爾父起家如此也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

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

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

多為所掠壬戌以李繼曠為鳳翔節度使嗣李茂貞帥岐

乙丑以權知歸義留後曹義金為節度使時瓜沙

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唐懿宗咸通八年張

義潮入朝以族子惟深守歸義十二年惟深卒以義金權知留後自咸通十三年至是五十四年蓋曹義

金亦已老矣李嗣源大軍前鋒至潞州日已曛莫

定翻泊軍方定張廷蘊帥麾下壯士百餘輩踰塹坎

城而上師讀曰率守者不能禦即斬關延諸軍入比

明也必利翻及嗣源及李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

不悅以張廷蘊不待其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丙

子礫揚立及其黨於鎮國橋格翻潞州城池高深帝

命夷之夷平也丙戌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歸德

節度使同平章事梁都汴移宣武軍於宋州唐咸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以宋州為歸

德留宿衛寵遇甚厚帝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家

帝有幸姬色美嘗生子矣劉后妬之會紹榮喪妻喪

浪一日侍禁中帝問紹榮汝復娶乎復扶為汝求昏

大正日三

通鑑二百三

二

又翻

獨不聞三公殺
夷之是弃險也

為于偽翻 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紹榮何不以此賜

之帝難言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趣讀曰促比起顧

幸姬已有輿出宮矣帝為之託疾不食者累日史言

劉后之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

使代李存審為蕃漢內外馬步總管自副總管秋

七月壬寅蜀以禮部尚書許寂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復扶又厚賂伶官

求租庸使終不獲意快快癸卯表求解職帝怒以為

避事將真於法景進救之得免梁所决河連年為

曹濮患梁决河見二百七十卷均甲辰命右監門

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塞悉則翻

庚申置威塞軍於新州契丹恃其疆盛遣使就

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虜昌時東北諸夷皆從屬契

丹惟勃海未服勃海王謀入寇恐勃海倚其後勃海

海東盛國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乃先舉兵擊勃海

之遼東遣其將秀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

地燕於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鈞為

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帥讀乙亥以長直

馬軍使林思鏐為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租

庸使王正言病風恍惚不能治事恍惚忽治直之翻景

通鑑三百五十三 十三

孔諫名祖庸

使

去公際其居所
相推富厚者
此皆不知何人

進屢以為言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右

威衛大將軍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

姓名歐史曰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

讓為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

孔母有愛之者養循為子乳母之夫姓趙又冒姓趙

趙殷衡已摧判宣徽院事見二百六十五卷謙自

是得行其志盡歛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

謙號豐財贍國功臣臣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

彥稠入蜀九日色亥至成都復扶又翻帝復遣使者李

于近郊時帝屢不出遊獵從騎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

伏於叢薄草聚生曰叢草俟帝至遮馬諫曰陛下賦

歛既悉今稼穡將成德蹂踐之又翻踐慈演翻使吏

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臣願先賜死帝慰而遣之諫

一也中羊令幾不免於死洛陽令乃蒙勞遣者意必

有谷官為之容也史考何澤終身之行實非亮直之

士澤廣州人也薛史中何澤廣州人梁貞明中清海

契丹攻渤海無功而還還從宣翻蜀前山南節度

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

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

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

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

胡定言末
然大抵宋儒
好揣度以入
罪

大綱九七
通鑑三百三十三
一四

朝廷故事下
敕之所為也

乎兇矣。乙卯蜀主以前鎮江軍節度使張武為峽
路應援招討使蜀置鎮江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冬十月辛未天平節度使李存霸平盧節度使符

習言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殊不

知有紊規程使司謂節度使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

時相庸使帖下諸州謂發不關節度觀察使謂之直下下戶嫁翻敕朝廷故事制敕

不下支郡節鎮為會府牧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

奏乃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偽廷近事時以梁為偽

自今支郡自非進奉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

牒觀察使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雖有此

敕竟不行史言徵斂嚴急但趣辦竟不奉敕而易定言契丹入寇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

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

於它軍以承休為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

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

事承休故承休悅之為安重霸皆王承休而唐張本吳越王鏐

復修本朝職貢錢鏐本唐臣唐亡事梁梁亡壬午帝

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冊

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於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

皆用竹冊竹冊編竹為又非四夷無封國土者帝皆

曲從鏐意。吳王如白沙，杜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鑿

鎮路振九國志曰：揚溥，白沙太學博士王毅上書

道鑿輿所止，并徐溫自金陵來朝。白沙楊子縣地五

邑皆為赤縣。求貞縣，宋朝乾德二年，以一揚州求貞縣迎鑿鎮為建

安軍，大中祥符六年升為真州，而求貞縣先是復改

為揚子，其地東至揚州六十里，南臨大江。先是溫以

度江而南至金陵亦六十一里，更立衡翻。親吏翟虔為閣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先悉

廢防制王甚急，使鍾泰章殺張顥閉牙城門討朱瑾

至是王對溫名雨為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

諱之，熟矣。因謂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

禮，官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須者意所求也溫頓首謝罪。

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十一

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七月戊午蜀主

遣戶部侍郎歐陽彬來使，致書用敵國之禮。蜀書後

主紀十一月乙未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歐陽彬為

唐國通好之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李彥稠至

使今從之。月還從宣。癸卯帝帥親軍獵于伊闕，伊闕縣在洛

翻又知字。里，有伊闕山，大禹所鑿也。不朝省命從官拜梁太祖

墓，梁祖帝之仇讎前欲發墓斷棺今使從涉歷山險

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及折傷者甚眾。

史言帝荒於從禽而丙午遷宮。蜀以唐修好罷威

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

恃好而弛備宜
其亡也

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 丁巳賜護國節度

使李繼麟鐵券以其子令德令錫皆為節度使諸子

勝衣者即拜官勝音升龍冠列藩朱友謙之寵乃所以

矣能無及乎 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 辛酉蜀主

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十

二月乙丑朔蜀主以右僕射張格兼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初格之得罪事見二百七十卷中書吏王魯柔

乘危害之籍渠及再為相用事杖殺之許寂謂人曰

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它人誰敢自保此取禍

之端也張格則失矣許寂同在相位不知蜀有垂亡

免禍蜀主罷金州之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

蜀主特與唐和而徹邊四備是已巳命宣武節度使

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

契丹命李嗣源將兵赴庚午帝及皇后如張全義

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望后奏稱妾幼失父母見老

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帝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再三

疆之竟受皇后拜復貢獻謝恩劉右利張全義之財

志在求貨耳惡可以母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

草書謝全義鳳密奏自百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

者帝嘉其直然卒行之半子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

大正九年九月

子光

往來問遺不絕李翻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

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勳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

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

為于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封魯國

公史言蜀政之亂有以龍武軍為承休牙是年十

置龍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

瓊為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蜀以成都延瓊以外

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在皆徐氏也蜀主

建遺命不以徐氏兄弟典兵雖王衍昏縱而蜀之臣

亦無以建遺命為衍言者土宗弼亦何足任衆之所

者但以非徐延瓊壬午北平言契丹寇嵐州同光之

州為北都太原為西京尋廢北都復辛卯蜀主

明年元曰咸康 盧龍節度使李存賢卒 是歲蜀

主徙普王宗仁為衛王雅王宗輅為幽王褒王宗紀

為趙王榮王宗智為韓王興王宗澤為宋王彭王宗

鼎為魯王忠王宗平為薛王資王宗特為莒王宗輅

宗智宗平皆罷軍役蜀以諸王為軍使見二百

三年春正月甲午朔蜀大赦 丙申敕有司改葬昭

宗及少帝以其遭朱温之弑葬竟以用度不足而止

後疑作使

乙酉

後唐自以為承唐後終不能改葬昭宗少帝後漢自

以為纂漢緒而長陵原陵終乾祐之世不沾一奠史

書之以

契丹寇幽州

庚子帝發洛陽庚戌至興

唐時以魏州為興唐府

詔平盧使符習治酸棗送隄以

禦決河之選隄者遠於平也為之以捍水治直之翻

初李嗣源北征謂去

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與不暇奏而給之帝怒曰憲

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令自

往軍中取之往嗣源軍中取細鎧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

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為毬場前年陛下

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比毘至翻同光元年帝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告天即位

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即位壇憲謂郭

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

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從千容翻帝立命兩虞侯毀之

兩虞侯馬軍虞侯及步軍虞侯一曰左右兩虞侯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誓本

不祥莫大焉背誓而妹翻張憲郭崇韜相與私議而不敢廷爭以帝之驚悍而不可回曲

二月甲戌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為盧龍節度使李紹斌至明宗時復姓趙賜名德鈞德鈞守幽州不為無功其後乘危以邀君外與契丹為市不但父子為虜幽州亦為虜虜有矣

丙子李嗣源奏敗契丹於涿州涿州

上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

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鎮真定為紹斌聲援

崇韜深以為便時崇韜領真定上欲徙崇韜鎮汴州

欲使二人兩易節鎮崇韜辭曰臣內典樞機外預大政富貴極

通鑑卷之三十三

通鑑卷之三十三

通鑑卷之三十三

郭崇勳此
舉可嘉

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從陛下歲久身經百戰
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徒以侍從左右侍從

翻時贊聖讓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勲賢使

臣得解旌節乃大願也且汴州關東衝要汴州在成

南通淮泗北接滑地富人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它

人攝職何異空王城非所以固國基也上曰深知卿忠

盡然卿為朕畫策襲取汴陽保固河津既而自此路

直趨大梁成朕帝業為于偽翻取汴陽謂取鄆州保

梁事並見上卷元年豈百戰之功可比乎今朕貴為

天子豈可使卿曾無尺寸之地乎崇勳固辭不已上

乃許之庚辰從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漢主聞帝

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疆弱魏丑

又丑甲申詞至魏時帝在魏都及還還從言翻言帝驕淫

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復扶又

國外意者國恒亡漢主既知唐帝性剛好勝好呼

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宦之讒嬖躒忌宿將

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為

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

兵權居大鎮軍政在五安得為其子奏請得為于乃

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石門鎮

橫水柵帥讀曰率嗣源憂恐上章申理父之方解上時掌翻

重自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

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

者李嗣源為中書令蕃漢內以皇家子弟皆不及也

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

為李嗣源疑懼張本郭崇韜已酉帝發興唐自德

勝濟河歷楊村戚城觀昔時戰處指示羣臣以為樂

此即帝言我於十指上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

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呪者攘

之符水厭祝巫覡挾術以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

符天子逮及也咸通唐懿宗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

萬人今掖庭太半空虛故鬼物游之耳上乃命宦者

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

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還自興唐宣翻

又如載以牛車囂囂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

千餘人慮苞從諸軍掖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諸營

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府為鄴都唐之盛時以洛陽

以晉陽為西京魏州為東京尋以洛陽為洛都今復

唐舊以洛陽為東都則亦復以長安為西京矣晉陽

之西京先已改為北都洛陽既復東京之舊又改魏

州之東京為鄴都然相州乃古鄴地魏州治元城

鄴地也鄴戰國時為魏邑漢為鄴縣魏郡治焉漢末曹操為魏王居鄴前燕慕容暉都鄴置貴鄉縣屬昌樂郡水經注所謂沙丘堰有貴鄉者也隋開皇三年罷昌樂郡貴鄉縣屬魏州遂為州治所此特與唐縣並置於鄴下與唐本元城莊宗以魏州為鄴都特以漢魏郡治鄴曹操以魏王都鄴而名之耳然相州自隋以來治安陽而鄴為屬縣魏州相州治所皆非古鄴也

夏四月癸亥朔日

有食之初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

天龍江降戶翻命風召雨帝尊信之親帥后妃及皇弟皇

子拜之師讀誠惠安坐不起羣臣莫敢不拜時大旱

帝自鄴都迎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數

旬不雨或謂誠惠謂者告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

官謂莊宗師謂誠惠誠惠逃去慙懼而卒庚寅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胤卒太后自與太妃別

二年正月太后離晉陽常忽忽不樂樂音洛雖坦玩盈前未嘗解

顏太妃既別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

繼於道聞疾稍加輒不食又謂帝曰吾與太妃恩如

兄弟欲自往省之省悉景翻帝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

止但遣皇弟存渥等往迎侍五月丁酉北都奏太妃

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帝寬譬不離左右太后自

是得疾又欲自往會太妃藥帝力諫而止離力智翻太后之悲

慕以太妃有以得其心耳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延

翰權知軍府事自春夏大旱六月壬申始雨帝

此人所難也

苦溽暑

溽濡欲翻溽暑濕熱也

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

稱尺

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

以百數

唐都長安大明宮東內也觀工喚翻

今日宅家曾無避

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

宮死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

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

偽翻

恐陛下雖欲營繕

終不可得上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

經費謂國之經常謂

度其費併於租庸使者

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

語牛今

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濕被

甲乘馬

被皮

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

暑不可度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

梁

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

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

時則暑氣自消矣

郭崇韜之言其指明暑養之務

帝

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

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

卒子

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

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

帝不聽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吳鎮

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

陳彥謙徐溫所親信者也

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於

道遺唯季翻下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溫請以所生

子為嗣以父子血氣所屬太后疾甚秋七月甲午

成德節度使李嗣源以邊事稍弭表求入朝省太后

省悉帝不許壬寅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

八月癸未杖殺河南令羅貫初貫為禮部員外郎性

彊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

宦請託書積几案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

是伶宦切齒河南尹張全義亦以貫高仇惡之仇苦

惡烏遣婢訴於皇后劉后以父事張全義后與伶宦

共毀之帝含怒未發會帝自往壽安視坤陵役者九

志壽安縣在洛陽西南七十里五代會要曰上欲祔

太后於代州太祖園陵中書門下奏議曰人君以四

海為家不當分南北洛陽是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理

須便近不能遠幸代州漢朝諸陵皆近秦雍國家園

寢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遷洛之後園陵皆在河

南兼勅應勳臣之家不許北葬魏氏諸陵尚在京

畿州葬代州理未為允於是作坤陵道路泥濘翻淖也橋多壞帝問主

者為誰宦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獄吏榜掠下戶

榜音彭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坐橋

道不修法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

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

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

也帝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

帝之於崇韜
拂其凍者屢
矣可去而不去
豈待罪貫之
死哉

論奏不已帝自闕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尸府
門遠近究之羅貫之死崇韜可以去而不能去自致夷滅哀哉

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紅袍御衣
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

宮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北三十三里杜光庭曰岷
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山乃第一峯也丈人
觀在青城北二十里上清宮在高臺山丈人祠之側
高臺山在岷山上有天池晉朝立天宮於上號上清

遂至彭州陽平化彭州漢陽縣北四十里有葛漢
山二十四化之第五化也漢
州三學山而還還從宜翻
又如字乙未立皇子繼安為魏

王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
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

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崇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

倫不可信也改鄧州宣
賜姓名李元軍為威勝軍段凝降眾舉

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燧總管不可離河朔
離力魏

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用依故事以為伐蜀都統
安

山之亂玄宗分命諸子
諸道都統此唐故事也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

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安

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宗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

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荆南節度使高季興

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曠充都

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

伐蜀

大正日三

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公瑊充蕃漢馬步軍都排凍

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字令德朱友謙之子也

唐賜姓名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内安撫應接使

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

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各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内

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李興自取夔忠萬三州

為巡屬唐時夔忠萬三州本屬荆南節度都統置中

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

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府通謁李從襲等皆宦官也辛丑以工

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惠並參預都統軍機自

七月甲午兩軍見日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

郭崇韜以北都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見事

二百七十一卷將行言以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

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者類師所又薦鄴都副留守

張憲謹言有識可為相申大軍西行蜀安重霸

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毀府署作

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

遺唯李嗣韓昭諫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

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其眾皆

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

女三子四六

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

二千言上時掌翻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

世陛下少長富貴少詩翻荒色惑酒秦州人雜荒

胡地多瘴癘萬眾困於七十馳郡縣罷於供億瘴之亮翻罷讀

曰鳳翔久為仇讎必生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

貳好呼到翻言無事舉皇未嘗無故盤游陛下率

意頻離宮闕離力秦皇少仲鑾駕不還見秦煬帝南

巡龍舟不返見隋蜀都盛雄視鄰邦邊庭無烽火

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

屈於桓温見九十七卷劉禪降於鄧艾見七十七

元四年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五收

汝表侯主上西歸自秦州歸成當使獄吏字字問汝

蜀主歸未及以問蒲禹卿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

焉故銳意欲行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

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為前鋒招討判官陳乂至

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

止今大軍涉險自寶雞入散關之險人心易搖易以翻宜斬

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又荊州人也計音癸

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

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置武興軍於鳳州唐自關東

進兵攻蜀為西上上時掌翻

蜀主以為羣臣同謀沮已呂祖在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死不為意丁丑

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禎等知不能守亦降考異曰實錄十月戊寅魏王繼岌至鳳州王

承捷以鳳興文成四州降前一日康延孝李嚴至故鎮威武城唐景思等降按今故鎮在鳳州西四程延孝未下鳳州何能先至故鎮又蜀之守禦必在鳳州之東或者當時鳳州之東別有威武城亦名故鎮非今之故

鎮歟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縱敗兵先去以懼蜀人而倍道

踵其後以趣鳳州趣七喻翻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曠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

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待復還此矣當盡力一決

一決者一決戰也德扶又翻下同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

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變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危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

心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是日崇韜入散關

韜喜謂李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復扶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四州印

及武興節度使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兵威已振有糧即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

度使已卯蜀主至利州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

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

東川謂梓遂諸州山南謂興元諸州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

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

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

兵自綿漢至深渡從才用翻深渡在利州綿谷千里

相屬屬之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它軍龍武糧賜優厚

事見它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長舉漢沮縣地西魏置盤

頭郡隋置長舉縣唐屬興州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

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璉力長

之翻棧由是軍行無阻以阻之虜辛巳興州刺史王承

鑒弃城走紹琛等克興州若異曰實錄甲申魏王

國紀年辛巳承鑒出奔甲甲繼郭崇韜以唐景思攝

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九域志興

州二百一李紹琛等遊蜀三招討戰三泉唐屬興

十五里元府九城志興州東南至三泉一百蜀兵大敗斬首

五千級餘眾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

食優足優饒也戊子葬貞簡太后于坤陵蜀主聞

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桔古

斷音命中書令判六軍副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

大利

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如討以二泉也李紹琛晝夜兼

行趣利州九減志三泉西蜀武德留後朱

光葆遺郭崇韜書遺唯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

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朝音蒲味翻宋光

遥朝直翻崇韜復書撫納之丑魏王繼及至興州光葆

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

三州山南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渠州

縣唐武德元年置麟州麟州麟州麟州麟州麟州麟州

唐至德後淪沒以麟州麟州麟州麟州麟州麟州

史王承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

皆望風欵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

掩擊唐軍欲自秦州掩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

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劍

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難乃願與公俱西

西赴成都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重霸請賂羌人買

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

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從

才用翻上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得

秦隴身二百六十九若從開府還朝朝直誰當守之

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蜀蓋加王承休開府儀

卷梁均王貞明元年

蜀蓋加王承休開府儀

蜀蓋加王承休開府儀

蜀蓋加王承休開府儀

翻下為陳同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

使王宗泐自扶文而南其地皆不毛莽人抄之抄楚

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眾二千而已此自秦州

取道文扶循山至茂州也為王承休宗重霸遂以秦

隴來降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

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

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鑠斷

江路斷音短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絙於

鑠不能進退絙音掛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壞音怪季興輕

舟遁去使蜀之邊帥盡如張武散關豈易既而聞北

路陷敗以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郭崇韜遣

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書通唯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

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芳

九域志簡州金水縣有白芳鎮芳都耶翻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探吐

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開明元年改洛陽宮貞觀殿為文明殿貞觀殿洛陽宮前殿也唐昭宗遷洛後更名今蜀亦有文明殿蜀宮微唐宮之制意也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

救國患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栢栢浮梁栢栢浮梁為蜀所築故修之昭武節度使林思謨先奔城奔閬州蜀置武節

於利州九域志利州東南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安蜀置至閬州二百三十五里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

至劍州九域志劍州東北至利州一百九十里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蜀置武信軍於遂州王宗弼

至成都登大玄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

勞力到翻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纒蜀置使親吏

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洵杖劍入宮取

蜀主寵姬數人以歸蜀主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

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九域志劍州西至綿州二百八十里倉庫民

居已為蜀兵所燭又斷綿江浮梁斷丁管翻綿州謂之左綿以綿水遷故也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

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

且迎降不暇翻降下同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

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近關即謂鹿頭關折之舌翻儻延旬浹

則勝負未可知矣言深入之兵利於飄忽心震蕩難以持也乃與嚴乘馬

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從才溺死者亦千餘人

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九域志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八十九里居

三日後軍始至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

主書遺李嚴遺唯季翻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或謂嚴者或以人語

也嚴公首建伐蜀之策事見上年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

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九域志漢州南至成都九十五里撫諭

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

見太后以母妻為託宗弼猶乘城為守備嚴悉命撤

去樓櫓乘登也去已西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

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錯

草降書降表以上自二帝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極奉

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

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

熒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

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子金馬坊門金馬坊在成都

城中以有金馬碧雞祠因而名坊又有碧雞坊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

令徐延瓊東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崔在均及

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得免

死特渠九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

陽九域志德陽縣在漢州東北八十五里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

於西第已奉表降唐不敢稱西官故稱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

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安及郭崇韜求

西川節度使繼安曰此皆我家物矣以獻為歸其物

而遣之宗弼之獻繼安之留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李紹琛留漢州八

日以俟都統都統繼安也甲寅繼安至漢州王宗弼迎謁

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

升遷橋按薛史升遷橋在成都在成都北五里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

首百官衰絰徒跣輿擗號哭俟命表倉回翻擗初覲

繼安受璧崇韜解縛焚擗承制釋罪君臣東向

拜謝唐昭宗大順二年王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

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九月十日

實錄自興師出洛至定蜀城計七十五日薛史因之

按唐軍九月步申離洛城十一月丁巳入成都止七

十日耳實錄得節度十武德武信永平武泰鎮江山

薛史之誤也南武定天雄武興昭武凡十

節度西川為州六十四歐史職方考前蜀所有益漢

蜀都不與也彭蜀綿眉嘉劔梓遂果閬普

陵資榮簡印黎雅維茂文龍黔施夔忠萬歸峽興利

開通涪渝瀘合昌巴達集壁渠戎梁洋金秦鳳階成

五十三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

共以千萬計續慈陵翻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箸譯

曰是老夫之過也高季興勸伐蜀見二梁震曰不足

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梁震之料莊宗安不

知其不為吾福荆南之福則未聞也以三郡之地介

有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間為克喪

大... 冊...

...

...

...

崇韜不美
居成功自
有可死之
理

之地衡蓋衡山之麓也山足曰麓左傳魯隱公使營

也菟同都都願上印綬以保餘齡齡年也記文王出世

上時掌翻也上優詔慰諭之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

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

軍事數所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

撲檄相從撲蒲木翻檄蘇谷翻撲檄反咕囁於郭公

之門咕咕比涉翻囁而涉謀相傾害吾為都將帝命李

璋為左廂虞候故云然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

訴于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考異

實錄十一月丙寅以靜難節度使董副大使又康延孝傳云郭崇韜除

侍延孝與華州節度使毛璋見崇韜謂以上部在尚

書為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敢定吾節吾不及

二月崇韜為繼父所害於大信以

丁巳年正月八日殺崇韜至北九六十月而

二旬崇韜遇害日少殊不相合蓋十二月

崇韜鎮東川之日耳非降解其軍職

制日也二旬亦恐誤紹琛愈怒曰吾曾曰刃陵險

所以軍法令之此崇韜也紹琛愈怒曰吾曾曰刃陵險

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北翻乃見崇韜言東川重

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任園時以工部尚書

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

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及伐蜀繼及雖為都

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公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

賈文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

言其言寂冥也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

幸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遺唯至魏王

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塵之從襲等益

不平王宗弼之自為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為節度

使崇韜偽許之考異曰實錄薛史皆云崇韜以蜀

帥許之按崇韜有識畧豈可與大我西川

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安請留崇韜鎮

蜀日率從襲等因謂繼安曰郭公父子專橫橫力今

又使蜀人請已為帥類翻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

備繼安謂崇韜曰皇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

郭崇韜官侍中以繼豈肯弃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

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安與

崇韜互相疑此段自平蜀之功以下為李紹琛反張

郭崇韜會宋光祿自梓州來訴王宗弼誣殺宋光嗣

等又崇韜徵檣軍錢數萬結於宗弼宗弼斬之特苦

斬居已巳白繼安收宗弼及王宗勳王宗澤皆數其不忠

之罪數所族誅之籍沒其家蜀人爭食宗弼之肉

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年六十四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

註得分明

王宗弼誅

延翰字子述汀州民陳本聚眾三萬圍汀州延翰遣

右軍都監柳邕將兵二萬討之衛才癸酉王承

休王宗泐至成都十月自秦州上魏王繼安詰之曰

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

則何以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人羌者幾人

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

償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并其子丙子以知北都留

守事蓋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陽

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

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段徊心皆

曰北都非張憲不可憲雖有空鄂崇相器鄂崇

失可以改更更工比之北都德繫一方安危不為重

也乃徙憲為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非正為留守也

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

旨後唐武德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為鄴都監軍本軍官中事

明宗時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彥瓊本伶人也

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

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為正言

能守鄴初帝得魏州銀槍効節都近八千人以

張本

孟知祥錄

親軍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

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

而河南平梁滅而河南平雖賞賚狝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

厭厭於鹽翻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

路塗潦漕輦艱澀漕水運重陸立翻東都倉廩空竭無以

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洛城東面二門中日建春門

上東右曰永通九城志洛陽上東門建春門也望諸

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佳妻鬻園子者老

弱採蔬於野百十為羣徃徃餓死流言死嗟而帝遊

畋不息已卯獵於白沙皇太后皇子後宮畢從庚辰宿

伊闕辛巳宿澤泊壬午宿金澗癸未還宮自白沙至

皆在洛陽東按薛五文李愚遊難居洛長白時大雪

吏卒有僵仆於道以者伊汝間飢尤甚衛兵所過責

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僵居良翻壞音怪撤其室廬以志

新其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有白龍見於漢

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見賢遍翻更工衡翻長和縣

是遣其布燮鄭昭淳求昏于漢漢主以女增城公主

妻之長和即唐之南詔也唐末南詔改曰大禮西

郭崇韜平蜀之後得王術所得蠻俘數十以天子

令使人入其部被止於界上惟國信蠻俘得往續

長和

有詔體後有督爽陀西忍爽王宮其督彌勒忍爽董德義督爽長垣緯忍爽楊希燮等所署有彰牋一軸轉韻詩一章章三韻共十聯有類擊筑詞頗有本朝姻親之意語亦不遜成德節度使

李嗣源入朝。閏月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陽帝寵待

甚厚。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且盧章以下皆莫

知為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

量音良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

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一由給而兵不足農指瘠而

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

法折納謂折民使折估而納其所無紐配謂紐數而糾配之也農亦可以小休矣

帝即敕有司如其所言然善不能行。丁酉詔蜀朝

所署官五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

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

賜王衍詔畧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

在上一言不欺誓之以三辰而終殺之非信也。庚子彰武保大節

度使兼中書令高萬興卒。梁貞明四年高萬興兼鎮

岐改為忠義軍後唐改為彰武軍保大軍以其子保大留後允韜為彰

武留後。帝以軍儲不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

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

以虛實。謂吳近在淮南不宜使之知中國虛實上時掌翻乃止。辛亥立皇

弟存美為邕王存霸為永王存禮為薛王存渥為申

王

王存又為睦王存確為通王存紀為雅王 郭崇韜

素疾宦官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驍

馬亦不可乘驍食陵翻糖馬也以喻宦官史炤曰况

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翻呂知柔竊聽聞之

呂知柔時為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

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

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

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倍宦官固可疾

將命敬之者所以敬君也烏可倍見哉唐莊宗使刑

臣將命於大臣非也郭崇韜倨見之亦非也嗚呼刑元臣將命自唐開延嗣怒季從龍謂延嗣曰魏王太子

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

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

請表已為蜀帥翻所類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

為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

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

歸具以語劉后語牛倨翻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

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聞延

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

貨無筭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

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

緝名馬千匹它物稱是建誨所取復在其外補尺證

又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

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偽翻

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

無它志則遣還還從宣翻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

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復扶又翻下后復同衣

所置亦內諸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

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觀莊宗所以

彥珪者如此就使李從襲等不以劉后彥珪見皇后

說之曰說式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又今

上當斷不斷言帝詔旨持兩端無決然夫成敗之機

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成都至洛

百一十六里見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

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為教與繼岌

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石壕村在陝縣東新安縣

壕村者也九域志陝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

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孟知祥倍道而

韜之死也恐崇韜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

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

高郁策軍都判官諸軍都判官也高郁在鑄鉛鐵為

湖南用鉛
鐵錢

通鑑纂要卷之七十四

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

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幾居

使者沈瑫致書以受玉冊封吳越國王告於吳瑫土

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上

天成元年是年四月方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

繼曠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河中節度使尚書令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

功梁之乾化二年朱友謙即以河中附晉故自恃故

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為

討已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倔彊於蜀

丙戌

豈翻高郁仿馬殷治湖南巧於使民而民勸趨於利蓋學管子之術者也

兼其居越而不受書遣瑫還

諱嗣源應州人由本夷狄無姓氏父電鴈門

都將帝少名勳信烈太祖養以為子乃姓李

名嗣源即位後改名亶

後改名亶

後改名亶

後改名亶

後改名亶

後改名亶

後改名亶

後改名亶

後改名亶

後改名亶

後改名亶

後改名亶

後改名亶

後改名亶

後改名亶

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
讒人獲罪矣郭汭中謂宗翰功高以其有威梁蜀之
功非己之所能及也讒人指伶宦也

癸亥繼麟入朝為繼麟得
禍張本魏王繼安將發成都令

任園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部署行
留已定

也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安繼安曰大軍垂

發垂發猶言
臨發也彼無憂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

言復扶
又翻且主上無救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

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宗翰聞之中塗為變益

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安不但行已從之甲子且

從襲以繼安之命召宗翰計事繼安又登樓避之宗翰

方升階繼安從者李環搗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

信搗則瓜
俱至繼安所故同時見殺外人猶未之知都統

推官塗陽李崧謂繼安曰今行軍二千里外初無救

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

陽邪繼安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

登樓去梯去美
呂翻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以蠟摹刊為
中書省印以

宣之也軍中粗定宗翰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塗

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張礪為宗翰府掌書記
史言其事府主能始終

繼安命任園代宗翰總軍政魏王通謁李廷安獻

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為蓬州刺史帝

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

故任人皆謂帝克蜀而不察蜀之所以亡故不旋踵

見事可戊辰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

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賜將卒去留帖然史言孟知祥

有蜀犒閩人破陳本斬之陳本圍汀州見契丹

主擊女真及勃海女真始見於此其國本肅慎氏東

謂之靺鞨五代時始號女真女真有數種居混同江

之南者為熟女真江之北者為生女真混同江即鴨

水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好呼

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

說廷讓廷議此郭崇韜加諸子之在於是朝野駭惋直

殺朱友諒

王存遥翻又崇韜之壻也宦者以盡去崇韜之黨言存又

對諸將攘臂垂泣為崇韜稱冤去羌口翻言辭然望

庚辰幽存又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

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又連謀宦官因

共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為義成節度使是夜遣

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歐史作圍其館蓋

在洛陽也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

唐昭宗之遷洛也車駕由徽安門入宮唐六典東都

北面二門東曰延喜西曰徽安朱友謙賜姓名見二百七十二年友謙二子令德為武信節度使令錫為忠

卷元年

友謙妻
張氏

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安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

思同誅令錫於許州唐置忠武軍於許州臣國軍於同州至梁之時西易軍號後唐

滅梁皆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奇

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帥讀日率

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

別彼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曰

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

也紹奇亦為之慙為于偽翻慙朝廷之失信友謙舊將史武等七

人時為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飢窘窘渠妄為

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於

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所屬

翻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振

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振當作震願嗣源曰吾心不負

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李嗣源答朱守殷之

言安於死生禍福之際英時伶官用事勲舊人不自

以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

是得全魏王繼安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罕

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

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驍

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成成都為諸將在蜀卒為甲

大... 通... 甲

申繼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

常差中軍一舍二十里為一舍差後於中二月己

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代郭崇魏

博指揮使楊仁最最知將所部兵戍瓦橋將即踰年

代歸至貝州郭整虛恐兵至為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

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發自王於

蜀王于故族其家宋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帝密

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澶州魏博也故密敕

連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

言何往史彥瓊以武德使出又訛言云皇后以繼發

之死歸咎於帝已弒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

駭訛言方與而史彥瓊之所為有可疑楊仁最部兵皇

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囚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最

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軍力也謂因魏博兵魏軍

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

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

使相見言使之留屯貝州不許還魏州也九今聞皇

后弒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

天子萬福與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皇甫

槍効節卒也從莊宗戰河上習見莊宗安知不更為

魏軍作亂
推道在禮
為帥

通鑑三百卷

十一

富貴之資乎仁最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

之教翻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

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亦以揚仁最在

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類翻焚掠貝州暉魏

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曰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

濟館陶所過剽掠趣七喻翻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

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廵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紀

力翻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

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九域志臨清

城一百五十里皇甫暉等以壬辰至臨清史彥瓊以

日謂為備未晚孫鐸曰賊

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是夜倍道安省計程而行請僕

射帥象乘城史彥瓊鐸募勁兵千人伏

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謀討

也史彥瓊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女奴人為內應則事危

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

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火

翻即時驚遽史彥瓊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

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帝即位於魏州署

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為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

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按召使草奏無至者正言怒

其家人曰賊已入城公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

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乃帥僚

佐步出府門謁在禮即讀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

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屈王正言以諭遣之

出知留守故衆推之禮為魏博留後具奏其狀北京

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去年張憲自鄴都留守遷在禮

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使疏

甲午以以進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

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西中書平章事至洛陽

帝問可為大將皆於樞密使李昭宗結安復

請用李紹欽李昭宗帝許之令條上

方方所請備裨皆梁舊將已所善者帝疑

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宗可辦也

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二千詣鄴招

撫將即亮翻下亦亦誦道兵備其不服郭崇韜之

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復誰門乎

懼謝罪魏王繼岌軍至武連從宣翻武連漢

及下辨縣又改下辨武連縣地宋置武都郡

諭以朱友謙已代誅令重璋將兵之遂州誅朱令德

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魏城縣於巴西唐屬

黑朱白曰魏城今漢涪州西魏於涪縣立潼州於

此立為魏城縣李膺說二肆涪東五十里有東西井

井西為涪縣界聞之以帝不委已殺令德而委璋大

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謂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

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

至於去逆効順與國家措用以破梁則朱公也

謂朱公謙以蒲同附今朱郭比無罪族滅歸朝之後

行及我矣 寬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平兵

明晉贈為勇平王關門後口贈謂 河中將附晉晉王我若

歸則與史武等同誅武等既以河中將誅若決

不復東矣復扶是日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

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為亂丁酉紹

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

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至

五萬 戊戌李繼曠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

印與之促令詣闕唐僖宗光啓二年李茂貞據鳳翔

鎮鳳 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斷桔柏

澤 丁酉管翻繼岌聞之以任園為副詔討使將步騎

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顯顯 監軍李延安追討之

李紹琛作亂

考異曰在宗實錄已亥繼奏康延孝叛遣任國
追討按延孝丁酉叛於劍州宣得己亥奏報已至洛
廣本已亥魏王至利州桔柏津使夜來告繼發言李
紹琛令斷浮梁繼發署任國為副相討使令率七千
人騎與都指揮使梁漢顯
監軍李延安討之今從之
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

趙太等四百人步直兵謂步兵長直者也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

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真討之李紹真即霍彥威辛丑任

圜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恐李紹琛拒守

下之紹琛將何所至哉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救

招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

擅歸相公誠善為敷奏楊苦到翻李紹榮以節度使

謂使相也後之世凡建節者皆稱相也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

救徧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

皇甫暉謂其眾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

譟掠救書手壞之扼奪也壞音怪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

以狀聞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噍才笑翻大發諸軍

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甲辰夜從馬直軍士王

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才用翻從馬直指揮

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得

勝得勝即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還挑徒了

宣翻又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力置

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

郭從謙

大正三十九年九月

通鑑卷之九

十九

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陸王存义以從謙為假

子及崇韜存义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

數所前翻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王温作亂帝戲

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义又教王温反欲何為也

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温之故俟鄴

都平定盡阮若曹汝也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

父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為張破敗作亂郭從謙

也無罪而族康延孝之亂皇甫暉之亂張破敗之

亂卒以成郭從謙之弒皆由崇韜之死而將移之心

不自安也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至洛陽先是

帝諸弟雖領節度使皆留兵師但食其糧先志戊申

始命護國節度使水一存霸至河中既殺朱友謙故

代丁未李紹榮以中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揚

重霸帥眾數百登城讀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

知不赦堅守無降意翻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

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

留利州待之未得還人如字李紹榮討趙在禮父

無功趙太據邢州未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討定

之因自為留後河朔四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

都宰相樞密使皆言小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

諸將無可使者皆曰子嗣源最為勲舊帝心忌嗣源

六三〇

曰吾惜嗣源欲留宿

使張全義亦言河朔

功之期李紹宏亦獲

全義及在甲寅命嗣

銀軍亂剽州城

間所進也其書云

至銀州一百六十

會任圜討李紹琛

軍給之曰吾奉詔

郎公若緩兵自當

備知祥浚壕樹柵

人驍銳指揮使李

之備又遣重兵出

無倉卒失措之憂

當時蜀之舊兵敗

千李仁罕所將未

集其衆詢之曰有

照衰疾畏懦厭行

而貴精也是日任

逆戰招討掌書記

何皆曰它人無可

多事又則患深宜

足之帝以內外所

將親軍討鄴郡

延州言綏

董璋將兵二萬屯

中使崔延琛至成

郎也故呼為孟郎

既至成都勸孟知

步部指揮使李仁

將二千入討紹琛

兵有避迨戰苟不

如祥初至西川其

多北兵留戍計不

四萬之數更須博

勇銳欲立功求富

西剛翻得選兵七

追及紹琛於漢州

請伏精兵於後以

張礪為掌書記崇

郭崇韜之為招討使

從軍羸倫為翻誘音酉園從之由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却

紹琛輕圍書生又見廿六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

之斬首數千級自是以昭琛入漢州閉城不出三月

丁巳朔李紹真奏克州擄趙太等庚申紹真引兵

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而殺之

是不足以懼皇甫暉適以堅其死守之心王延翰辛酉以威武節度副使王

延翰為威武節度使有閩土壬戌李嗣源至鄴

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詰去

是夜從馬直軍士張以敗考異曰莊宗實錄作亂今上至鄴都癸

亥夜張破敗作亂明宗實錄三月六日帝至鄴都入鄴都明宗實錄壬子嗣源

至鄴都甲寅夜破敗作亂明宗紀與實錄同按長曆

此月丁巳朔無壬子甲寅今從實錄及明宗本紀

帥衆大譟帥讀曰殺都將將即焚營舍詰曰亂兵逼

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從亂者嗣

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

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弃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

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阮魏博之軍謂皇甫暉等

等不降嘗有克城之近從馬直數卒誼競遽欲盡誅

其衆謂王温等亂也郭從謙因王温亂後我輩初無

張破敗作亂

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李嗣源

李嗣源入鄴

獨目於嗣源多

怒詞蓋為宋

祖地也陳橋

之事正與此相

類

令故稱之為令公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

爾所為我自歸京師亂兵後白刃環之環音曰此輩

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

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

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

負令公李嗣源以蕃漢馬步軍都總管統諸軍禦契

也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說式九舉大事

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藉慈

為于偽翻外兵謂城外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

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

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

金鴈橋金鴈橋在漢州維縣東鴈江兵敗與十餘騎

奔綿竹九域志綿竹縣在漢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

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

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飲於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

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

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

郭侍中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朝直

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孟知祥獲陝

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孟知祥獲陝

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孟知祥獲陝

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孟知祥獲陝

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孟知祥獲陝

李紹琛被執

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孟知祥獲陝

陝失冊翻以肇為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弘實副之李
乘繩證翻知祥用張本知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

縣蠲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孟知祥
有據蜀規摹治直之翻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

廂都指揮使張業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李嗣源
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眾萬人營於城南嗣源

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
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

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眾不滿百又無兵仗李
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鎮兵蓋

也李嗣源本鎮鎮州故其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

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州欲歸鎮上章待罪上時掌

也奏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

非宜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

歸朝必以公藉口言李紹榮必奏天子稱己所以公

若歸藩則為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

星行詣闕星行者戴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

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趣七遇馬坊使康福後唐起

馬牧多在并代莊宗在河上與梁戰置馬牧於相州
以康福為小馬坊使以鎮之蓋以并代之既牧為大
馬坊也唐內諸司有小馬坊使官為之非此薛史
唐莊宗曰康福體貌豐厚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為

馬坊使及明宗離魏縣會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
牧小馬於相州乃驅而歸命
福蔚州人也蕭紆平盧節度使符習將本軍攻鄴

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淄州監軍使楊希範遣
兵逆擊之平盧節度治青州九域志青習懼復引兵

而西復扶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範殺之因據其
城時近侍為諸道監軍者宦官常侍天子左右故曰近侍皆恃恩與

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
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勅勅先誘而殺之勅渠京翻武

寧監軍以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元從謂舊
之將士所謂義故也紹真時從李嗣據城拒之權知

留後淳于晏帥諸將先殺之帥讀曰晏登州人也

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

都憂懼不食卒於洛陽張全義之憂死自以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腹刻軍糧腹息緣翻軍士流

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

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賑津懼有離心俟

過凶年其財復集復扶又翻上即欲從之劉后曰吾

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

我何紂責命于天紂所以亡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屬耳於屏風後蜀之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

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

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嗚呼劉后

馬鞍之時能盡將內庫所積而行乎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

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

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莊宗得魏因魏銀槍軍

金槍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

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囚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

不亮吾父亮信也吾亦不能至父所今人多謂不請復

還宿衛復扶又翻還從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景

安見上將乃心至
室而與叛卒
賊城者乎不謂
之叛不得矣

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過不得通嗣

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

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若

大梁天下之要會也大梁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

也故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之

軍亟進亟紀力如此始可自全據大梁則逼洛陽

何以自全乎石敬瑭突騎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

道軍民怨怒公從眾則生守節則死康義誠曰人

也為義誠由此為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

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即王泰寧節度

使李紹欽即段貝州刺史李紹英即房屯瓦橋契丹

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唐書

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為泰州以清苑縣屬莫州宋保州治清苑蓋

改泰州為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瑋丘人本姓房名

知溫審通金全之姪也安金全有却梁之功嗣源家在真

定嗣源鎮真定入朝盧儼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

是獲全為嗣源以王建立鎮建立遼州人也李從珂

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李從珂誦成橫水

孟春秋晉之孟邑漢為縣中廢隋開皇十六年置原

沈縣大業初改曰孟唐屬太原府九域志孟縣素北

至鎮州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

在衛州謀自白臯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

驅李從珂為殿殿丁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

自鎮州引兵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為留後從河盡

從子之從才用翻 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

河陽橋恐李嗣源自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

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事已

帝及嬖倖始知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

此何為詬古侯翻又許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

帝如鷄店勞之薛史作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

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鄴汴李紹榮所言指趙在

李嗣源已定入汴之計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
矣勞力到翻 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
關東謂汴水關以東

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

為變不若除之少詩 帝乃遣中使向延嗣向式 齎教

往誅之教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印者田中

畫可教又 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搯去行字改

為家字楷口皆翻摩也去羌呂翻 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

十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徐

氏且死呼曰呼火 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降

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乙亥帝發洛陽丁

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將即李

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

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

帝前以明赤誠赤誠者謂赤心之實 帝聞嗣源

在黎陽強遣繼璟渡河召之強其兩翻下強出同此

前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李繼璟以死事君以明

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後

傅瓊監國衣於既翻 兵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

勿見鏐曰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覘丑廉

翻強出見之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言

錢徐之智力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錢塘東遷錢塘一百二

里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為侍中右僕射

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帝發汜水發

水而辛巳李嗣源至白鼻遇山東上供縮數船取以

賞軍此蓋青兗上供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

陶玘斬以徇從才用翻由是軍中肅然玘許州人也

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習習與嗣源會於胙城

唐書地理志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

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以於嗣源曰先至者

得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業守汴州先是悉石

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

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趣嗣源士

午嗣源入大梁趣讀曰從九城志胙城縣是日帝至

漿澤東九域志漿澤縣西北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

將三千騎為前軍曰汝曹汴人也龍驤軍梁之舊吾

入汝境不欲使它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

彥溫即以其眾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

為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元行欽賜姓

扶又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悖翻即奪其兵

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

亦奔大梁帝至萬勝鎮萬勝鎮在中牟縣東距大梁不過數十里耳聞嗣

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沮喪在呂翻浪翻登高歎

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

千從才用翻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揮使

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鞏子谷劉昫曰

在成臯又云在汜水縣西汜水縣古之成臯縣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

以善言撫之曰通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通

猶言近方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

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

張容哥稱頒給已盡索山宮翻內庫使亦并衛士也

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拙力逐之或

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各財事今

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

赴河死肅士言致禍之源出於宦官不特指張容哥

使內庫積而不發出納之各諸軍甲申帝至石橋西

石橋在洛城東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

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難乃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

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

與號泣號戶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

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嗣源在河北時奏

猶可言也。渡河據大梁，莊宗嘗至萬勝鎮，君臣相望，數十里間耳。既無一奏陳情，又無一騎迎候。莊宗既還，但以其兵踵之而西。此意何在哉？李紹慶、李紹英引兵來會。李紹慶皆自屏橋引兵踵嗣源。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之後，而來會于大梁。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扼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萬曆庚寅八月廿有五日清居涼土具順堂閱過

庚申秋七月十四日閱一過序記

丁酉十二月三日再記時年六十九不知後此能再閱一過否
辛丑二月廿九日又清一閱湖翁手記時年五十五

丙辰六月十三日閱完

虞惇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四

嘉慶戊辰六月廿四日閱畢

新春方擬靜坐而兩年官逋急於星火無一刻之暇於此書稍涉獵而已

辛酉正月廿又七日閱記

二月初四日兩窓覆閱完

虞惇

癸亥春正月四日丙午閱記

戊寅六月二十三日京師閱訖者

虞記

康熙辛巳初三日涉獵一過園題皆辛酉年動筆也 年亭主人

戊子二月廿二日京師閱新年亦窮心緒作惡體中倦極不終久生讀書

嗚呼多老矣 嚴漢存記

庚寅秋七月廿五日閱任兒慈症醫有難色中心如焚借以排遣而已 愚庵

癸丑臘月十四日暮完此本 遂記

戊午正月十一日讀訖



壬申五月二十日讀

禧記

